

【节令】

## 惊蛰的“惊”

□王吴军

“惊”这个字，原本是带着几分慌张的，可是，放在“惊蛰”这个词里，它忽然变得好听极了，就像是有人在天地间轻轻叩了一下门，那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沉睡的生灵都醒来，让蜷缩的身子都舒展，让我家乡的土地从一片沉寂里猛地睁开眼。

小时候，我不懂惊蛰这个节气的妙处，只记得惊蛰前后，母亲总要在院子里撒一圈白石灰。她说，这是在“惊虫”，虫子们睡了一冬，该醒醒了，撒白石灰是要告诉它们，院子里是人的地盘，别乱闯。我蹲在门槛上看着母亲撒白石灰，那白石灰在地上画出一个圆，像月亮落在土里，风一吹，白石灰末子微微扬起，仿佛真有看不见的小东西正从地缝里探出头来，嗅了嗅，又缩了回去。

惊蛰真正的“惊”，是从天上传来的。有一年惊蛰，我正在村后的麦地里疯跑，天忽然黑了下來，不是夜晚的黑，是那种沉沉的、墨汁晕开似的灰黑色。风先来了，麦苗齐刷刷地伏下身去，又直起来，再伏下去。然后，雷声来了，不是夏天那种劈头盖脸的炸雷之声，是一声闷闷的、从地底滚到天际的声响，轰隆隆、轰隆隆，响声拖得老长，像是老天爷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又像是远方有巨大的石碾子，正从云上慢慢地轧过。那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站在麦地中间，只觉得脚下的土地微微颤了一下。那颤动顺着我的脚底板爬上来，经过膝盖，经过腰杆，一直爬到心口窝。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“惊”，不是害怕，是整个人仿佛被什么力量攫住了，血液流得快了，呼吸变得轻了，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：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
陶渊明写得好：“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这个“骇”字用得妙，不是惊骇，是惊喜，是沉睡太久之后，被轻轻推醒时的微微一震。虫子们在土里伸懒腰，草根在地下较着劲儿，柳条上的芽苞炸开，这一切，都是在那一“惊”里完成的。

从那以后，我便爱上了惊蛰的“惊”。它惊醒了虫子。那些藏在墙根底下、老树皮里、枯草丛中的小东西，一夜间似乎都出来了。蚂蚁排着队搬家，蚯蚓在雨后的路上扭着腰，蜜蜂嗡嗡地绕着杏花打转。整个村庄活了过来，连墙角的土都松了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像踩在一床新絮的被子上。

它惊醒了花。桃花是先知的，惊蛰刚过，枝头便冒出一串串胭脂色的苞，鼓鼓的，像是憋了一肚子话要说。杏花白，梨花白，白的后面是粉的，粉的后面是红的，一层一层地铺开去，把整个村子都染成了色彩缤纷的图画。

它惊醒的，还有人。父亲扛着锄头下地了。他说，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。母亲把捂了一冬的棉被抱出来晒，阳光下，那些棉花蓬蓬地鼓起来，像吸饱了春天气息的云。孩子们脱了棉袄，满村疯跑，脸上红扑扑的，后背上汗津津的。

韦应物诗中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那“起”字，接的正是“惊”字。一雷惊起，万物皆起。起的是草木，起的是虫鸟，起的更是农人心里那根弦，该忙了，该种了，该盼着秋天有个好收成了。

如今，在城里住着，惊蛰来时，没有雷声，没有土颤，只有日历上的两个字，但我总能想起少年时在家乡麦地里听到惊蛰雷声的感受，脚下微微一颤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跟着醒了。那被惊醒的，是什么呢？我说不清。或许是小时候的野性，或许是记忆里的春天，或许是根扎在泥土深处、怎么也拔不出来的那一缕乡愁。

惊蛰的“惊”，是天地间最温柔的一句叩问，它问万物：睡够了吗？该醒了。它问我：在外面走了那么远，还记得回家乡的路吗？

我记得。我记得那一声雷声，记得那脚底下的颤，记得麦苗伏下去又直起来的樣子。惊蛰年年有，那“惊”，也在我的心里，年年都在。



【读心】

## 为她过得轻盈舒畅

□华明玥

自打去上海工作并安家，每年春节后离开故乡，小昭最头痛的事，就是母亲塞到车里满满的礼物：自家榨的菜油20斤，自家碾的有机大米50斤，土法麻虾酱5瓶，装在巨大矿泉水桶里的萝卜干与腌菜，香肠一长串，腊肉一长串……这些可以存放的东西也还罢了，更让小昭招架不住的是，母亲必会给她带上地里现摘的蔬菜七八包，现杀的大鹅或土鸡，还有200个大包子。包子有蒜苗粉丝鸡蛋馅，猪肉荠菜馅，胡萝卜香菇羊肉馅的，不说揉面、包制、发酵有多累人了，光是准备这几大盆馅料，就够母亲忙活一天的。

母亲兴致高昂地垒起一人多高的蒸笼来蒸包子，她沉浸在还能能为儿女再包办一个月伙食的自豪中，连父亲嘀咕“女儿到底想不想吃那么多包子”也没听见，她像一个食堂大嫂一样热火朝天地忙碌，把200个大包子一袋袋分装好，用不干胶在袋子外面贴一个小记号，标注这袋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的，她跟小昭交代：“一个不留，全部装上。你吃不掉，还可分送给同事和朋友，感谢他们一年来对你的照顾。”

小昭对母亲泛滥决堤的爱意表达，有点哭笑不得：她在陆家嘴的律师事务所上班，丈夫在金融公司上班，早饭几乎没人吃包子和稀饭，大家都是咖啡加面包。母亲一定不会明白，把那么多的包子送出去，她出了多大的难题——回城后的一周多时间里，她每天失眠，反复思量谁有可能接纳妈妈的大米、菜油、蔬菜和包子。找到一个乐意接受妈妈心意的“下家”，小昭不但送货上门，还搭上特意买的水果或鲜花。

小昭白天高强度上班，吃个三明治都要挤时间，晚上还要自当跑腿，她的丈夫小钟终于看不下去了。2024年春节，他陪小昭回娘家，进门便跟丈母娘打招呼：“任何要塞进厨房和冰箱的东西，今年我们都不带了啊！您不知道，光是往外送这许多东西，您姑娘都累成啥样了？现在外卖平台上什么东西没有？少歇这些柴米油盐回城，就算体谅我们了。”

小昭赶紧踢踢小钟，也没有拦得住取直女婿的发言。小钟私下里对小昭说：“我说的这话，已经像个噱人的核桃，在你喉咙里盘了两年了吧？我实在不忍心你妈忙得腰都闪了，你回上海后，也为这消耗不了的吃食忙得腰酸背痛。”

女婿发了话，丈母娘住了手，那个春节过得静悄悄的。小昭偷眼去打量母亲的神色，见她每天坐在门廊上发呆，除了刷刷短视频，就没啥

事情可做。这会儿，她的神情就像收光了庄稼的田野，露出茫然的神气。小昭明白，母亲准备那些吃食的过程，也是确认自身价值感的过程，如今，她心里肯定有哀伤：原来，之前兴高采烈的张罗只是一厢情愿。原来，女儿为尽孝，忍受自己的“礼物绑架”这么多年。这不啻给母亲浇了一瓢凉水。

小昭终究不忍心，到了年初五，她松口了：“包子不要蒸了，菜油和米，既然妈妈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还是带上一些吧。”她又转头请求妈妈：“我看后山上的绿梅已经开了，临走时，你跟二婶要一枝，我带回城里去；还有，吉祥桥边的乌桕树，那爆开的果实比白梅花还清俊，那树我记得是赵嫂家子的，要是能讨得一枝，回去和绿梅插在一起，肯定雅得很。”

母亲大喜，就像《红楼梦》里被怂恿去讨梅花的贾宝玉一样，换上短筒胶鞋就冒雨跑出去了。

这件事情极大地启发了母亲，让她一辈子停留在灶间、停留在案板与菜刀间的生活有了变化。母亲的目光从柴米油盐上挪了出去，从此看到了田野里的野菊与药材、山上的松针与松果、染布的板蓝根，还有乡村文化馆里的民间艺术。随后的年节，她给女儿准备的礼物有：松枝与山茶，插瓶后可让书房充满清雅之气；清心明目的野菊花枕头，靠着可以午睡；板蓝根小香囊若干个，送给同事，大家挂在工位上，就有了抵御流感的信心；镶在小相框里的剪纸艺术品，“喜上眉梢”也罢，“策马奔腾”也罢，年画娃娃也罢，一张红纸，能剪出万千世界。一到办公室，这些轻巧的小相框就被小昭的同事索要一空，尤其是母亲剪出的布偶猫，一只眼睛圆睁，一只眼睛狡黠地眯起，像是在说：“你倒是说说话，究竟我是这家的主人，还是你是？”小昭的同事一见这张剪纸，顾不得矜持，一把抢在手里，大惊：“这猫的神情，竟与我家豆丁一模一样，这猫归我了！”

与母亲视频时，小昭讲起这故事，母亲赶紧拍拍老伴：“表扬你的木头相框做得像样呢！”她又吩咐小昭：“你把同事养的猫猫照片统统找出来，明年过年，我给他们剪个宠物系列。”

小昭赶紧劝她：这事的妙处，就在无意为之，要是搞得那么隆重，人家又要回礼，这彼此的负担可就重了。

说到底，将母亲从灶间的劳作中拖拽出来，是为让她过得轻盈舒畅，可不是让她陷入另一种繁琐的责任与劳作的。

【真情】

## 陪315岁的四老举杯

□雨茂

两年前看到一则消息，让我很感慨，已70多岁的演员唐国强说他不敢老去，要用自己的老年守护母亲的老年。当时我只是过了知天命的门槛，不敢言老，但已感知到那一天的到来。春节前，听爱人与两个妹妹商议如何给岳母过八十寿诞，我拿出手机，计算四位老人——父亲、母亲、岳父、岳母的合计年龄，居然高达315岁。

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中记载了“商山四皓”的故事，当时人的寿命颇短，想找四位年过八旬、须发如雪、博古通今的尊者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如今，我掐指一算，四年后，我家堂上就会出现四位白眉皓发的耄耋老者，我也年届花甲，需要用自己的老年岁月守护四位老人的夕阳时光，同样不敢言老。

父母都是农民，一辈子白手兴家，备尝辛劳，侍奉父母，抚育孩子。《诗经》中说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，我是家中长子，亲眼看到父母一针一线兴家、一砖一瓦建房的全过程。我和弟弟读小学时，有一天中午，我们正在操场参加运动会，父母突然找到我们，从包里掏出两个油炸糕，包裹糕点的草纸沁出了油渍，菜籽油香瞬间溢满鼻尖，引得我胃里一阵骚动，也不问父母是否尝过，马上狼吞虎咽起来。油糕是用江米做的，加了足量的红糖，用喷香的菜籽油炸得外表酥脆、内里软糯。这是我第一次吃炸糕，也是感到最美味的一次。当时我们一早到学校，晨读半小时后，上两节共90分钟的主课，9点钟回家吃早饭，再赶到学校上课。上世纪70年代，四川农村家庭一般都是早上喝稀饭、吃咸菜。上午两节课后，我总感觉腹中如蛙鼓，胃里如针扎，只想找一点食物填肚子，很难集中注意力。父母送的油炸糕让我很受用，觉得非常惊喜，这是难得一遇的享受。

后来我得知，父母步行到10里外的乡镇赶集，遇到亲戚在集上卖油炸糕，送给父母两个，他们舍不得吃，又走了10里路带回来，送给我和弟弟，其实他们当时也饥肠辘辘。

26年前，我把父母接到江苏，从此定居于此，安心养老。每年春节，我和爱人几乎都陪父母一起过年。近年来，岳父母年事渐高，我和爱人就两头跑，先在江苏陪父母过完除夕，再开车1400公里到辽宁陪岳父母过年。

除夕中午，我们陪父母吃团圆饭，母亲提前做好了腊肉、香肠、酥肉等四川常见的过年食品，爱人切好装盘，儿子做了水果拼盘，我下厨炒菜、烧鱼，酒水选择的是山楂酒，适合老人饮用。我们举杯祝二老新春愉快，希望他们身体好、心态好，平安顺遂，安享晚年。

大年初一凌晨6点，我们一家三口驾车北上。下午4点，到达锦州凌海服务区，在二楼住下来。服务区是新建的，各项设施都比较先进。凌晨5点左右，我到楼下打开水，见大厅的环形长椅上躺满了人，司机之家的沙发椅上全是熟睡的旅客，我听到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而过的繁密嘶吼，不知有多少人经历了辛苦而又甜蜜的不眠之夜，他们的心中跟我们一样，有一种期待叫团圆。我马上意识到，正月初二的高速公路上，一定不会像初一那样平静。于是，我上楼叫醒爱人和孩子，稍做梳洗，6点半左右就出发，继续驱车北上。

东北的清晨，寒风刺骨，天还没亮，我打开车灯才勉强看清北上的路。车流明显比前一天密，很少有货车，几乎都是小汽车，当它们轻快地划破夜空时，咻咻的声音尖锐而又急促。上午8点，我们的车开上了双向八车道的沈阳绕城高速，车流如织，比往日繁忙多了。大年初二有回门的传统，嫁出的女儿会带着丈夫、孩子去给父母拜年，我想，疾驰车流中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吧。上午9点左右，我们终于赶到目的地。

这是爱人第一次在大年初二赶回家拜年，岳父母很高兴。我对二老说，初二就当正式春节过吧。我们带了山楂果汁，还有二老喜爱的带鱼。中午，岳父做了拿手的煎带鱼，先期到达的妹妹、妹夫做了鸡肉、牛肉、大虾及各色菜肴。我们又一次举杯，祝两位老人健康长寿，距上一次举杯，仅仅过了48小时。

（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徐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）